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夜侠小燕飞

赵宗良 著

I2
43
2

夜侠小燕飞

赵宗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魏杰恒

封面设计：李欣

夜 侠 小 燕 飞

Yexia Xiaoyanfei

赵宗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2/10

字数：184,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74

ISBN 7-207-01053-2/I·218 定价：2.65元

内 容 简 介

明朝末年，在京城附近的阳郡城中，发生了多起夜间偷抢妙龄少女之案。抢后，作案者每次皆在墙壁上画幅燕子图形。此图拆开后，乃由“小燕飞”三字所组成。此类案愈作愈大，并进而抢走大国舅、二国舅的千金小姐，甚至入皇宫劫抢小公主……

一时间，朝野震动。武林道也震动。为追捕其人，他们纷纷出动，各展奇技。而“小燕飞”却愈加猖獗，而且成群出现。显然，这是一些假扮之人。他们为何如此，真正的“小燕飞”又是何人？打开本书，读者定会从扑朔迷离、一桩桩奇异神秘的事件中找到线索，找到答案……

全书悬念迭起，丝丝入扣，塑造了大智若愚、又身怀绝技的冉飞，悔过自新的燕飞，以及红姑娘，钻天燕子，金鹰等形象……

目 录

第 一 章	小燕飞月夜抢芙蓉 蒙面人大闹青龙山	1
第 二 章	夫妻双双闹知府 冉飞屡屡戏狗官	14
第 三 章	燕夫妇同床异梦 小兄妹若即若离	22
第 四 章	闯皇宫抢走小公主 小燕飞洗劫员外家	30
第 五 章	小公主再次遭抢 小燕飞真假难分	38
第 六 章	神秘夜侠重闹皇宫 如意神爪擒小燕飞	46
第 七 章	使手段夺回玉玺 凭挨打当上谋士	52
第 八 章	众豪侠追捕小燕飞 住客店收得傻徒儿	61
第 九 章	大侠独闯鬼门山 英雄孤救受害女	71
第 十 章	燕飞初逢红姑娘 冉飞遇刺失踪影	78

第十一章	杀巡抚大显神威 遇仇人闭目等死	87
第十二章	父女同随飞捕队 燕飞再逢红姑娘	96
第十三章	红姑娘坠落崖下 飞捕队误入刑堂	104
第十四章	冉飞独擒花斑豹 怪侠突降皇宫中	114
第十五章	燕小侠路遇故人 师徒间拔刀相见	123
第十六章	蝴蝶人大战李然 飞捕队惩治群凶	133
第十七章	迷途知返铤而走险 飞鱼拜师一片赤心	143
第十八章	飞捕队闯进双龙山 比武场各领风骚技	155
第十九章	摆擂台新秀占鳌头 鬼见愁初论小燕飞	166
第二十章	小燕飞突临救冉飞 蝴蝶人深夜助银娘	176
第二十一章	奇怪物夜进总兵府 蝴蝶人神出又鬼没	186
第二十二章	燕飞三逢红姑娘 女侠力擒李色狼	196
第二十三章	红姑娘义释燕飞 石洞中偶学玄功	207

第二十四章	飞捕队凯旋回京城 大校场比武选状元	215
第二十五章	钻天燕子戏弄飞豹 冉飞师徒连伤二将	225
第二十六章	得状元何如当囚犯 众豪侠洒泪各西东	237
第二十七章	燕飞招认拒做驸马 异人忽降劫持死牢	247
第二十八章	武林法师难敌冉飞 四朵丽花死而复活	257
第二十九章	群小燕飞险中救官兵 疯小公主乱言遭杀罪	266
第三十章	小公主获救相思练武 真假小燕飞再闹皇宫	275

第一章 小燕飞月夜抢芙蓉 蒙面人大闹青龙山

这是明代末年一个春天的夜晚。

这座距天子甚近的阳邵城龟缩在茫茫夜色之中，似睡非睡，有如淡淡云烟之下的丘陵。

二国舅府中却华灯万盏，彩带千条，鼓乐齐鸣，歌声阵阵，舞女翩翩，大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气魄！

二国舅由两位新娘左右相陪，手扶金樽，面对绮宴，忽而闭目听歌，忽而凝目赏舞，忽而举头望月，忽而饮酒，忽而搂搂两位新娘，悠悠然飘飘然，好不逍遥！

这位二国舅似乎是天降给女人的灾星。他自己都记不得卖了多少夫人、逼自杀过多少夫人，当做礼物送出去多少夫人，逃跑了多少夫人。因此，有人说二国舅洞房夜夜换新娘。

二国舅的夫人虽多，可膝下却只有一位名曰芙蓉的千金小姐，他又不晓得这位千金是哪位夫人所生，视她为掌上明珠。尽管芙蓉是位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可她毕竟是女孩！二国舅还需要儿子，而且需要许多儿子来接续香烟！他已经年过半百，更需要一个能够为其早日生出儿子的夫人了。于

是，他急忙卖掉了两个夫人，事隔几天又当上了新郎。

两位新娘均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由于生着一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被当地的苟知府看中了。他用一半银两一半抢的手段把她俩弄到手，又转送给了二国舅。二国舅把生儿子的希望都寄托到她俩身上，恨不得她俩一入洞房便怀孕。于是，他立刻命家人操办入洞房之事。

此刻，二国舅确信只需几数回合便可让这两个小新娘阵阵作呕，他恍恍惚惚看到了两个胖儿子在摇篮中连蹬带踹。他心想着儿子，嘴喝着酒，渐渐驾起云来，将两位小新娘紧紧搂在怀中，结结巴巴道：“芙蓉，蓉儿，快，快来拜见两个……新……新妈……妈妈。”

两位小新娘惊恐万状，吓得几乎叫不出声来，哆嗦成了一团。二国舅使用力抱紧二位小新娘，一面搜寻，一面说道：“蓉……蓉儿，快、快……”

女用人忙来禀道：“小姐身子不适，已回绣楼歇息去了。”

二国舅喃喃道：“也……也罢。老……老夫也该歇息了。”说话中晃晃悠悠站起身来，搂着两位小新娘的脖子，踉踉跄跄言道：“宝……宝贝、入……入洞……洞房。”

家人们纷纷散去。不多时，这府中犹如鬼的世界在喧闹中突然听到鸡鸣，倏地无声无息了。

空中白云片片似千帆竞发。天地间时明时暗。夜风如泣如诉地在二国舅府中飘荡。

芙蓉小姐由两个丫头作陪，在绣楼阳台之上，凝望着那皎洁中渗朦胧，乱云中时隐时现的广寒宫。近几年，她常常深

夜赏月，玩味嫦娥的故事，有时怜悯嫦娥，时而又向往月宫，间或又茫然气闷。此时，她尤倍感难于呼吸。

嫦娥是女人，母亲是女人，那些被父亲弄得死的死，逃的逃的许多夫人还是女人，今夜这两位小小新娘也是女人，难道这些女人命该如此不成？难道这世道便是女人的地狱？芙蓉啊，你不也属女人么？……天啊！芙蓉不寒而栗！

大花园中的宿鸟唧唧喳喳叫了几声，打断了芙蓉的思绪。只见一个大的燕子状飞行物在假山阴影中飘然而出，如梦如幻，在沉沉夜幕中一起一伏飘忽而来，轻飘飘无半点声响。芙蓉和两个丫头疑是花了眼，揉眼的片刻，此物已飞到楼前。她们倒吸口冷气，一时间目瞪口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燕子状的东西忽地飞上楼来。她们的喊声刚到喉咙，只觉被那燕子状东西碰了一下，便瘫软在地，动弹不得，心中明白，却有口难言了。

原来，这是个飞贼。他在墙上写下了“暂借玩玩”四个大字，又在下面画了个燕子图，然后走到两个丫头身边，分别亲了她俩一口，又来到了芙蓉面前。他端相了芙蓉片刻，将她背在身上，便飞身下楼，一起一落地跃向大花园，顷刻间便无影无踪了。

不多时，两个丫头如梦初醒，怔了下，便大喊大叫起来。

“来人啊！”

“闹鬼啦！”

“来贼啦！”

“芙蓉小姐被抢走了。”

……

丫头的喊声吵醒了沉睡的家人。刹那间府中乱作一团。

二国舅入洞房时已醉成烂泥。两个小新娘失魂落魄地挤在一个角落里，承受着那莫明其妙的威胁。二国舅醒来后，如老鹰捉小鸡一般，把一个小新娘提到了床上，并动起手来。小新娘拚命挣扎，眼见就到了闭目任由糟踏的地步，万没料到外面的喊声解了她的围。

二国舅只好放下小新娘，提着裤子，披着睡衣，跌跌撞撞冲出了洞房，一口气爬上了芙蓉的绣楼。两个丫头述说着事情的经过。二国舅一面听着，一面痴呆呆盯着“暂借玩玩”四个大字和那燕子图，只觉得眼前星火飞进，天旋地转。他“啊”了声，昏了过去。家人们喊的喊，推的推，搦的搦，好不容易把二国舅从昏迷中弄过来。他咬牙、瞪眼、张开血口喊道：“抓——！”这声音在府中回荡着，经久不息。

家丁们惟恐贼人不知，叫喊着，成群结队在府中搜寻。左一遍，右一遍如同拉网，但搜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搜到。

二国舅挺着脖子喊道：“速去找那苟知府——。”

几个家人急忙飞奔知府大堂。

苟知府原是个地痞。几年前，他扯着大女儿的裙带，爬上了县太爷的宝座。从此，他深知女人的妙处。于是，他心里想着女人，眼睛盯着女人，夜里梦着女人，把自己的官运都拴到了女人身上。前不久，他弄到了两个美女，便献给了大国舅。很快，一顶知府的大乌纱帽就取代了县太爷的小帽。一个美女能把他扶上县太爷的宝座，两个美女又把他抬上知府的宝座。如此，何愁青云直上。

今早，苟知府弄来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匆匆送给了二国舅。回府后便大摆筵席，大吃大喝起来。他的四梁八柱及其小衙役们的舌头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话多。大堂中的气氛十分火热。

这时，两个家丁突然闯进大堂，如此这般地道出了二国舅府中之案，有如倾盆大雨浇冷了大堂的一切。人们一时间面面相觑！

苟知府高声道：“备轿！”言罢，撩袍端带走出了知府大堂。一路匆匆来到了二国舅府。

二国舅见苟知府到来，骂道：“你这狗官若不早些破了此案，不把芙蓉‘完璧归赵’就提狗头来见我。”

苟知府一躬到地，说道：“下官遵命就是。”言罢，迅速看完了现场。最后，他战战兢兢地问道：“请问国舅爷还有何吩咐？”

二国舅全力喊道：“快——！”

“下官遵命。”苟知府言罢，急令打道回衙。

近几年，苟知府的管辖地盘里曾发生过多起与二国舅府案子相同之事，他只是派个衙役去看看，有时一听了之。那些被害女子中，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的疯疯癫癫跑回来。有的回来后含羞自尽，当然，也有的忍辱偷生……

二国舅府中的案子可是非同小可！苟知府在惊恐中仿佛觉得这芙蓉小姐被作案者玩够之后，也有生还之可能，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会“完璧归赵”。他感到，这脑袋已经难保了！

“知府大人，下官倒有所发现。”师爷说道。

苟知府问道：“有何发现？”

师爷答道：“那燕子图是由小燕飞三个字合成。”

苟知府一字一顿喃喃道：“小，燕，飞？”停了片刻又官道：“知道这三个字又有何用？”

师爷道：“许多绿林好汉是明人不做暗事。有了小燕飞这三个字——”

苟知府一拍大腿，道：“着啊！小燕飞，萧然飞确有共同之处。”

师爷问道：“知府大人真是聪明过人，想捉那萧然飞？”

知府道：“你道他象也不象？”

师爷忙道：“极象。极象。只要逼出口供来，管他真假？”

苟知府旋即命王班头带领三班衙役去捉拿萧然飞。

这萧然飞乃江湖好汉，武林中称为蹕山豹子，是个而立之年的单身汉。他为人豪爽，凭着一身武艺屡打不平。有一次，他去烟花巷中卖柴，见一妓女坠楼，当即飞身空中接住。原来，妓女接了两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恶棍嫖客，两个恶棍戏弄够，又动手抢她的首饰。首饰是她滴滴血泪积下的，所以妓女拚命保护。两个恶棍恼羞成怒，把妓女扔下楼来。妓女跪在萧然飞面前，顿首求救。两个恶棍从楼上飞将下来，继续撒野，被萧然飞教训了一顿。事隔不久，那妓女突然失踪。鸨母来知府大堂告状，声言是萧然飞弄走了那妓女。苟知府不问青红皂白，要萧然飞拿银子给鸨母。萧然飞争辩无效，反遭毒打。苟知府把萧然飞的两间砖瓦房判给了鸨母。萧然飞没有银子赎回房子，只好在城外小山坡上盖了

间小茅屋，和老娘住在那里，仍以砍柴狩猎为生。

王班头率领众衙役悄悄围住萧然飞的小茅屋。他在门前侧耳静听片刻，没听到一点声音，以为萧然飞母子已睡熟，就用手轻轻拨开门闩，然后又侧耳听之，便悄悄推开了门，顿觉一股冷风迎面扑来，忙举盾牌抵挡。砰的声，萧然飞的掌撞到了盾牌上，大喝一声：“真乃胆大包天。”呼的一声，豹子般蹿到院心。

众衙役一拥而上，十几条棍棒拖着风声将萧然飞围在核心。他毫无惧色，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不一会儿，众衙役便相继呼爹喊娘，一个接着一个倒在地上。王班头大喊一声，纵身而上，挥棍泰山压顶，直奔萧然飞头顶。萧然飞闪过来棍，接架相还。

老娘慌忙喊道：“儿呀，问个明白再论不迟。”

萧然飞闻到娘的喊声，纵身一旁，问道：“尔等是何人？”

王班头道：“我们知府大堂衙役是也。”

萧然飞问道：“来此何干？”

王班头说：“到了大堂，便知分晓。”

萧然飞沉思片刻，说道：“没做亏心事，岂怕鬼叫门。”回头说道：“娘，切勿挂心，儿一身清白，去去就回。”道罢走在前面。老娘哭哭啼啼，紧随其后，不肯回去。众衙役将母子二人团团围住，奔向知府大堂。

苟知府见萧然飞来到堂前，猛击惊堂木，喊道：“你给我跪下，从实招来。”

萧然飞如入无人之境，一言不发。苟知府又提高嗓门喊道：“大胆刁民，你昨晚是如何闯入二国舅府，又如何抢走

芙蓉小姐，把她置于何处？”

萧然飞道：“我两日内大门未出，怎知二国舅府中之事？”

苟知府问道：“有何为证？”

萧然飞答道：“老娘为证。”

苟知府拍着惊堂，喊道：“将老婆子押上堂来。”

两个衙役即刻将然飞娘推到苟知府面前。她扑通跪下，口称大老爷，说明儿子在两日内一直修理茅屋，确实大门未出，请求明察。苟知府大喝一声：“明察莫如动刑，给我打这婆子。”

萧然飞忽地护住老娘，高声道：“住手。”他咬了咬牙，言道：“娘，请快回家。”这铁打的汉子，首次声泪俱下。老娘泪如泉涌，道：“儿啊，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胡乱招供。”言罢放声大哭。萧然飞抹了把泪水，说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娘，请多保重。”

苟知府喊道：“将老婆子拖出去。”并拍了下惊堂木。萧然飞喊道：“不许动手。”他为老娘擦着泪水，喃喃道：“老人家若大年纪，饱经世态，还让儿说什么？”

然飞娘喟然长叹一声，高呼冤枉，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大堂。

苟知府拍着惊堂木喊道：“你将芙蓉小姐藏于何处？”

萧然飞自言自语道：“扔进了百丈崖。”

苟知府问道：“所为何故？”

萧然飞答曰：“治她于死地。”

苟知府又问道：“缘何如此？”

萧然飞深深呼口气，说道：“要口供，只有这些。”

苟知府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伸着脖子喊道：“大刑伺候。”

萧然飞二目圆睁，咬牙说道：“你若动刑，连这点供词也休想得到。”

苟知府沉思片刻，命萧然飞在供词上画押。接着派人将供词送往二国舅府，又命王班头将萧然飞打入死牢。

看管死牢者是武教头。他是萧然飞父亲的生前好友，此人不仅是武林高手，而且侠肝义胆。他深知萧然飞绝非不逞之徒。然飞身遭无妄之灾，武某岂能袖手旁观？武教头心急如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心乱如麻之际，传来了苟知府要连夜去百丈崖的命令。武教头高兴得对萧然飞的耳朵，道出了八个字：“见机行事，一走了之。”

过了一杯茶的功夫，苟知府坐上大轿，率领全班衙役，将萧然飞绑在车上，浩浩荡荡向百丈崖进发。

百丈崖在距城十多里之遥的青龙山中，是个绝壁四起，怪石层出，高深莫测之所在。相传，百丈崖底是块毒蛇、怪兽、魔鬼出没的天地，常常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太阳刚从东山伸出头来，苟知府等一千人就来到百丈崖前。

萧然飞被绑在一棵大树上，端相着百丈崖，思考着如何寻机逃之夭夭。他忽而环视四周，忽而观察着武教头的神态。

众衙役已经把绳子接起来。武教头与王班头正在检查，显得极其认真。

苟知府冲着萧然飞，问道：“你这刁民，从何处将芙蓉扔进百丈崖？”

萧然飞用下巴指指，答道：“就是从那棵大树旁的豁口处。”

苟知府掏出个金元宝，提高声音道：“自告奋勇者有奖。哪个最先下去？”言罢晃了下金元宝。众衙役哆嗦一下，各个目瞪口呆。

武教头说道：“小人愿意效劳。”言罢，伸手抓起绳子，一面往大树上固定绳子，一面冲着萧然飞说道：“你这刁民若胡说八道，看我回来的厉害。”

萧然飞已听出名堂，说道：“大人，让我下去定能找到。”

苟知府皱了下眉头，说道：“你想乘机逃跑？哼！”

武教头已经拽着绳子，一点点沉向崖底。

这时，二国舅坐着大轿，在数十名家丁拥簇下来到了百丈崖。他在轿里就高喊道：“如何了？”

苟知府忙高声答道：“已经下去人了。”

良久，武教头才喊道：“绳子不够用。”这声音在百丈崖中撞来撞去。二国舅问道：“为何不多带绳子？”

苟知府答道：“这是满满一大车绳子。”说罢又喊：“还需多少绳子？”

武教头回禀：“看不见底——。”

二国舅指着苟知府鼻尖，骂道：“快派人回去取绳。蓉儿若有三长两短，拿你狗头试问。”

武教头又高喊道：“我已挺不住了——。”

二国舅道：“不要理他，速去取绳子。”